



芳草诗“慧”》

## 《十五从军征》 被战火灼伤的乡愁

《十五从军征》是一曲穿越时空的悲歌，在铁甲秋霜里，将“家”这个字磨成了掌中握不住的沙。在那个战争的年代，所有人的命运都身不由己。从军，就意味着与亲人天各一方，待归来时，亲人早已化为一抔黄土，无处可寻。之前，箬横镇中学徐敏红老师从音韵、诗眼、留白、主旨等角度，剖析了这首传唱千古的乐府悲歌。本周，箬横镇中学九年级学生载着想象，穿越千年风霜，他们笔尖流淌的不只是穿越生死的泪光，还有被战火灼伤的乡愁。



往期  
查看  
内容

### 归乡孤影泪

●箬横镇中学九(4)班 周柔邑

最后一缕战火的硝烟在天际消散，我终于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记得那是十五岁的我，怀揣着满腔热血，心中满是对建功立业的憧憬。那时的我哪里知道，这一去，竟是六十五载的漫长征程，岁月的风沙无情地吹打着我的身躯，也吹灭了我曾经的壮志豪情。

八十岁的我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终于回到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。脚下的土地，依旧是记忆中的模样，可我的心却在颤抖。那颤抖中，有即将与亲人重逢的激动，更有对未知的恐惧。途中，我遇到了一位同乡，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，曾经熟悉的面容变得有些模糊。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我家中还有谁在世？”他脸上的神情复杂得让我心悸，那是为难、悲伤与同情交织的神色。我的心猛地一沉。他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：“你看，那片松柏林中，便是你的家，如今那里已经有众多坟墓了……唉……”

我呆立在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却怎么也流不出来。我朝着家的方向走去，每一步都仿佛有千斤重。远远地，我看到了那熟悉又陌生的家，曾经的欢声笑语仿佛还在耳边回荡，可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芜。

走进家门，狗洞还在，可可爱的身影早已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脏兮兮的野兔，瞪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。屋内，灰尘满布，家具破旧不堪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一只野鸡从梁上扑腾着翅膀飞过，惊起一片尘埃，也惊起了我心中的波澜。

庭院里，野生的谷子肆意生长；井台上，野葵菜长得郁郁葱葱。我默默地走进庭院，弯腰摘下谷子，用杵臼捣去外壳，又采下野葵菜，生火煮羹。这些动作，在军营里我不知重复了多少遍，可如今，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带着无尽的思念。

饭菜熟了，热气腾腾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我盛了几碗饭，摆在桌上，习惯性地张口喊道：“妈！爸！小妹！开饭了！”话刚出口，我便愣住了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这才想起，他们早已不在人世，这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形单影只，茕茕孑立。

吃完饭，我蹒跚着走到门口，望着东方，那是我曾经在边塞无数次遥望的方向。眼前的景象渐渐模糊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也模糊了我的记忆。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，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欢声笑语；又仿佛看到了我离开家时，父母那不舍的眼神；还看到了在边塞的无数个日夜。

十五从军，八十归乡，本以能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，却不想只换来这物是人非的凄凉结局。悲哉，悲哉！

### 暮年归

●箬横镇中学九(4)班 麻雨婷

在地面上，扬起一阵尘土。野兔如惊弓之鸟，蹬着腿，慌不择路地从狗洞逃窜而去；野鸡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惊起，几声尖锐的惊叫划破寂静，扑扇着翅膀，慌乱地飞上了房梁。而后，院子里再度陷入死寂，唯有我的心跳声，如鼓点般狂乱地撞击着胸膛，诉说着内心的恐惧与不安。

“哎呀”一声，那扇承载着我半生回忆的大门缓缓开启。“中庭生旅谷，井上生旅葵”，眼前的景象，如同一场噩梦，毫无保留地展现。院子里，野生的谷子疯长，密密麻麻地从泥土中钻了出来。井台上，葵菜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那晃动的姿态，恰似对我这迟归之人的无情嘲笑。眼中的光芒，在这一瞬间，彻底黯淡下去。

我强忍着悲痛，缓缓走向那些已然成熟的野谷。颤抖的双手不听使唤地将谷子采下，放入臼中，费力地用杵捣去外壳，再与井台上的葵菜一同煮成干饭。等待的过

### 归乡之殇

●箬横镇中学九(4)班 周芷晗

轻轻落在我的肩上，似是想要给予一丝安慰，却显得那么无力。

我呆立当场，大脑一片空白，身体仿佛被抽去了所有的力气。来不及回应，我朝着家的方向踉跄而去。心中隐隐的不祥预感，此刻如同黑色的乌云，彻底笼罩了我的心。

站在家门前，我仿佛置身于一场荒诞的梦境之中。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，如今面目全非。多年无人打理，这里杂草丛生，破败不堪。野兔在曾经的狗洞钻进钻出，灵动的身影却刺痛了我的双眼；野鸡受到惊吓，从屋梁上扑腾着翅膀飞起，发出刺耳的鸣叫。庭院中，野谷肆意生长；井台上，葵菜杂乱无章。曾经的生机与温馨，已被岁月的风沙掩埋，只剩下无尽的荒凉与寂静。

我木然地走进屋内，用杵臼捣去稻谷的外壳，摘下葵菜叶做饭。动作机械熟练，仿佛回到了那些在军营中独自劳作的日子。很快，饭菜熟了，热气腾腾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却无法温暖我冰冷的心。端着碗，我下意识地喊了声：“妈，吃饭了！”

声音在空荡荡的屋内回荡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### 迟暮归乡

●箬横镇中学九(3)班 陈昱涵

但腿脚还算灵便。她走近老兵，眼中满是心疼：“阿乔啊，苦了你了。唉，这日子不好过，不好过啊。”“那……那边是我家吗？里面还有……”老兵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期待，可老妇人只是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他，他瞬间便知晓了答案。“那松柏环绕的地方，就是你家。”老妇人的话，如同重锤，狠狠地砸在老兵的心上。

他缓缓走到那扇老旧的门前，伸手推开。伴随着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他终于回到了那个曾经充满温暖，如今却无比荒凉的家。屋内，野兔从曾经的狗洞钻进钻出，小野鸡受到惊吓，从房梁上扑腾着翅膀飞过。庭院中，野谷丛生，肆意生长；井台上，铺满了暗绿色的野菜。或许是天气太过寒冷，又或许是心中的悲痛让他如坠冰窖，久久无法动弹。

过了许久，他才感到手脚渐渐苏醒。他走到中庭，采下野谷；又移步到井台边，摘下野菜。随后，他像在军营中无数次做

程中，心底竟莫名涌起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仿佛只要这顿饭做好，推开门，便能看到家人围坐，一如往昔。

饭很快熟了，热气腾腾，散发着熟悉又陌生的香气。我满心欢喜，顾不上烫手，赶忙将饭端出。然而，当我满怀期待地回头，院子里依旧空无一人，唯有寂静的风，轻柔地拂过脸颊，似在嘲笑我的痴傻。那一刻，泪水夺眶而出。我试图安慰自己，喃喃自语着大抵是春烟熏了眼睛，可滚烫的泪水，又怎是因为这淡淡的烟雾？

我含着热泪，脚步沉重地走出院门。下意识地抬头向东望去，曾经熟悉的山川田野，此刻却弥漫着无尽的萧条与凄凉。一滴热泪悄然滑落，浸湿了衣裳，更浸湿了我那颗已千疮百孔的心。曾经的家，如今只剩我一人茕茕孑立，孤独地站在这片荒芜之中，回忆着往昔的温暖与美好，却再也无法触及，仿佛那一切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。

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我站在那里，手中的碗微微颤抖，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是啊，屋内早已空无一人，曾经的温暖与亲情，都已化作了这冰冷的空气。

我缓缓放下碗，脚步虚浮地走出家门，下意识地朝东边望去。曾经，在战场上思念家乡，我总是朝着东方眺望，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。然而，此刻映入眼帘的，却是一排冰冷的墓碑，在夕阳的余晖下，显得格外凄凉。

我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走到墓碑前，缓缓蹲下身子，轻轻抚摸着那些冰冷的石碑。泪水滴落在碑上，润湿了那早已模糊的字迹。那些年在战场上的拼搏与挣扎，那些对家人的思念与牵挂，无数个日夜的期盼与等待，在这一刻，都化作了无尽的悔恨与痛苦。

我恨，恨这无情的战争，夺走了我的青春，我的亲人，我的幸福；恨命运的无常，让我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后，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结局。几十年的期盼，在这一瞬间，如泡沫般破碎，只留下我在这荒凉的世间，独自承受着无尽的伤痛。

过的那样，生火煮饭。一切都是那么自然，仿佛这些动作早已成为他身体的本能，他在无意识中便做完了饭。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到桌上时，老兵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些熟悉的声音。

“阿乔，慢点吃，不急，不急。”“乔哥，再给我点饭嘛。”那是母亲温柔的叮嘱，是兄弟姐妹亲切的呼唤，曾经的美好时光仿佛就在眼前。然而，这一切终究只是泡影，终于在现实面前幻灭。“我做这么多干什么，就我一个人……”老兵喃喃自语，声音中充满了孤独与凄凉。

他端着饭，走到家门口，望着东边，那是曾经家人送别他的方向。他缓缓地扒拉了几口饭，迟到的泪水，此刻才夺眶而出。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他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加深刻，泪水闪烁着光芒，格外刺眼。

端着那几碗多余的饭，他朝着不远处的墓地走去。他的步伐缓慢而沉重，每一步都像是在与过去告别……